

雙十一，我們將購買些什麼？

「剁手黨」少之又少。而這些衝動網購買回來的商品，到手後因為有瑕疵或者不合用，但又嫌麻煩懶得退換貨，或者因為是打折品不能退換，到最後終於成了令人食之無味、棄之不捨的「雞肋」，再最後，成了垃圾。

我小的時候，父母工資不高，家裡無論大人還是孩子，除了平日的的生活、學習用必需品外，心儀的東西總要留到過年的時候經過家庭會議討論，大人考慮再三，才會慎重地買回家來。這樣買回來的東西，自然是格外地珍惜，用了許久還保持和新買的時候一樣。

記得有一次我和同學去逛街，走進已逛過多次的精品店，站在我已經看過多次而沒有下手買的一具模型電話機前捨不得挪步。那時家裡還沒有裝電話，我幻想那具模型電話機放在我書桌上的樣子，高興起來，一不小心就把模型電話機碰倒在地摔壞，只好和老闆協商，用了一整月的零用錢將其買下。

模型電話機拿回家去用膠水把破口處仔細黏上，再用綠線纏繞起來，擺在書桌上，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看，心底那點小小的虛榮心也得到了極大的滿足。那具模型電話機跟隨我身邊多年，直到後來在一次搬家的時候不小心被大件的傢具壓得粉碎，才忍痛丟棄，但它在我的記憶中成了我買過的東西裡價值最大的物品之一。

到了現在，物質再不像從前那樣匱乏，但多數消費者的購買已不是出於真正的需要了，甚至消費也不再能給他們帶來滿足，更遑論會有什麼美好的回憶了。

瘋狂雙十一說到底對消費者來說更多的是失去理性的消費、浪費，以及因此產生的垃圾。而自稱「剁手黨」的消費者們仍然樂此不疲地沉迷其中，今年瘋狂完了，又蓄勢期待明年的狂歡。

什麼時候大家能冷靜下來，真正地把自己的「手」剁了，才能恢復理性的消費觀。

但願我給狗買狗的狗糧不要等到聖誕節才送來，不然，小狗也要瘋狂了。

琴台琴瑟 伍呆呆

半個月前我在網上下單買了幾包狗糧。誰知這次快遞變慢遞，等了又等，數日過去，狗糧還是沒有送到。上網詢問賣家，賣家很淡定地解釋：「親，雙十一貨物爆倉，為了快遞您的生命，安全，親再耐心等等……要不「醬紫」啦，雙十二還有打折，親再買點，我們給親折上折……」。

我趕快拒絕了賣家的「好意」。向來正常的網購一不小心被「雙十一」連累了，我才不想再掉進「雙十二」的泥潭裡。

這一等又是好幾天，斷了狗糧的狗狗也瘋狂起來。

不知從何時開始，十一月十一日在中國不再單純是所謂的「光棍節」，更是一個在各大電商賣力的炒作後所「昇華」了的瘋狂購物節。據統計，去年十一月十一日這天，單是天猫平台總交易額就達到九百一十二億元——一個瘋狂到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。

而今年，「雙十一」還沒到，各大電商就已經在網上海量發放紅包和購物券，引起網民們瘋了一樣的哄搶，生怕慢人一步而吃虧。

放眼身邊的親戚朋友，搶紅包的，準備在雙十一這天上網搶購的比比皆是。詢問他們因何購物，所購物，答案令我抓狂：多數都是因為貪圖打折，衝着便宜而去。可想而知他們買回去的肯定大多是一時半會兒用不着的玩意兒。

每年雙十一過後翻開網頁都可以看到網上不計其數的「剁手黨」，在瘋狂搶購後冷靜下來直呼後悔的、要「剁手」的、要「吃土」的，購買的幾乎都是對他們而言可有可無的物品，購買必需品的非「剁手黨」少之又少。而這些衝動網購買回來的商

印花稅上調之影響

近日投資市場風雲色變，無論國際或香港都受政治、經濟因素所影響。一周前，當局毫無聲勢、毫無預兆之下，周五收市後突然宣佈「印花稅」百分之十五，令投資市場大吃一驚，掀起波浪。周一股市地產股暴跌，據我估計近千億市值不見，持份者驟見黑天鵝飛來不知所措。

投資地產或在地產方面活動，其實有各方面的看法和計劃。當局「加辣」旨在住宅市場第二次購樓或換樓者，最受打擊。至於本港永久居民首次購樓者則不受影響。市場中搵食，無論地產發展商或想在地產市場投資者，必有妙計應付。發展商一定會用盡優惠及貸款，以抵消「加辣」的張力，以滿足市場之需要。另一方面，欲想投資者必在購樓方面想方設法避免百分之十五的高稅。有家長想了妙計，用兒子的名字購買，問題是父子之間是否忠誠相對，又當別論。否則，樓宇用了兒子之名，乖孩子當然完璧歸主，但是，是否人人皆是乖孩子？事實上，社會不少例子是父子因財失義，對簿公堂。此計是否行得通？要細想！另有幸運兒剛滿十八歲成年，本來父母要待兒子結婚送層樓給他，如今父親細想反正是要給兒子的禮物，不如早給吧？因為首次購屋者不受「加辣」所累，皆大歡喜。其樂何如！當然，出生在富家，含着金鎖匙出世者當然幸運，容易上樓。不過，當局致力發展地產，平衡供需，更重要的是增加公營房屋供應，「加辣」出台後，相信綠表申請公屋將更踴躍。

香港地少人多，繁華地點優質樓吸引力大，且建築成本高昂，所以地產市道量跌價穩。不過，香港地產股有排跌，因為加息潮起，經濟市道未必應付得了市場變化。我們還需量入為出，持盈保泰為好！

思旋天地

北京朋友說，十一月剛開始的日子，北京老胡同裡，就可以看到不少家裡買了上百斤的大白菜，準備儲起來過冬的景象。今年的大白白菜，北京售價從一斤三四角到一元人民幣都有，四十塊錢人民幣買一百斤的，農民還負責送到家裡。

香港的大白菜價錢，大概是五六元港幣一斤，台灣呢？不知因為颶風影響菜價的因素消除了沒？因為在十月初的時候，新聞報道說一斤大白菜的批發價就要五十多元台幣，合港幣十幾塊錢，是兩岸三地裡最貴的，而且只是批發價。

像北京民眾買上百斤來儲冬，港人只能看看而已，因為連住的都是割房，哪來的地方堆放？台北可能也有人想多買，但買百斤可得要五千多元台幣，一般家庭就算是愛吃醃大白菜的，恐怕也不太能吃得起吧？

閒話大白菜

有松之操」的特色，所以古人稱作松。蘇東坡在《雨後行菜圃》詩中便有「白松類羔豚，冒土出蹣蹣」的句子，把白菜視作熊掌般的美食。范成大也有詩讚美其甜美：「撥雪挑菜場地耘，味如蜜藕更肥濃。」而著名的「東坡羹」就是用大白菜加上薺菜、蔓菁、薑和米粉烹煮而成。宋朝最愛吃大白菜的詩人當推陸游，因為他光是寫有關大白菜的詩，便寫了二十首之多。比如「白鹽赤米已過足，早韭晚菘猶恐奢」、「擬種無多已是遲，晚菘早韭恰當時」、「可憐過事常遲鈍，九月區區種晚菘」、「不妨瓦鉢飽晚菘，更汲山泉試香茗」和「就甕把新醅，傍畦摘晚菘」。可見陸游無論是下酒、喝茶、種菘，都離不開大白菜。

藥王孫思邈說栗子是腎之果，更說「腎病宜食之」。而蘇軾亦有詩說：「老去自添腰腳病，山翁服栗舊傳方。」所以在這個栗子與大白菜當令的時節，有什麼比在家裡烹調一道「栗子燒大白菜」更容易、更合時宜呢？

隨想隨興

北京朋友說，十一月剛開始的日子，北京老胡同裡，就可以看到不少家裡買了上百斤的大白菜，準備儲起來過冬的景象。今年的大白白菜，北京售價從一斤三四角到一元人民幣都有，四十塊錢人民幣買一百斤的，農民還負責送到家裡。

香港的大白菜價錢，大概是五六元港幣一斤，台灣呢？不知因為颶風影響菜價的因素消除了沒？因為在十月初的時候，新聞報道說一斤大白菜的批發價就要五十多元台幣，合港幣十幾塊錢，是兩岸三地裡最貴的，而且只是批發價。

像北京民眾買上百斤來儲冬，港人只能看看而已，因為連住的都是割房，哪來的地方堆放？台北可能也有人想多買，但買百斤可得要五千多元台幣，一般家庭就算是愛吃醃大白菜的，恐怕也不太能吃得起吧？

用馬來西亞的天氣來說愛你

熾烈的陽光並沒有因為來了世界各國的作家，客氣或禮貌些將溫度稍為降低，讓客人體會比較涼快的舒適氣候，實現檳城主人的願望。在大家邊行走邊聊天邊抹汗的當兒，主人只好熱情地笑着道歉「讓我們用馬來西亞的天氣來說愛你」。這首由馬來西亞著名才子報人張映坤作曲，激盪工作坊群組唱的歌，是我們自嘲馬國高溫天氣時用的說詞，順便推銷一下馬國的音樂界人才。午後氣溫徘徊在32至34度之間，來自武漢的女作家說：「這哪算熱呀？武漢夏天最高氣溫達42度。」作為主人時，極想把一切最好的都獻給客人，明知天氣非個人掌控範圍，仍心生歉意。來自福州的朋友也同意說：「這不叫熱，還有風吹呢！福州夏天氣溫有時接近40度！」貼心的體己話聽着真安慰，感動不已的主人在燥熱的風中感覺愉悅。

的七座橋，其中規模最大、最熱鬧、遊客最多的便是姓周橋。

順着棧橋往前走，因是一條直橋，小謝不擔心走散，高呼「原路走去，原路返回」。作家們一聽，即刻放心開始自由觀光行動。有人拿出手機前後左右拍照，有人已去詢問旅遊紀念品的價格，購物亦是旅遊樂趣之一。一女作家吃驚地說：「兩旁都是住家！」她剛剛發現這姓氏橋不是真正的橋，而是水上人家的出入通道。她指着橋底下貼滿蠟殼的粗木樁，「這些歷史悠久的木樁，竟然經得起海水的衝擊浸泡而不會腐蝕損壞，真神奇！」橋面上鋪設木板，橋兩側的住家亦為木板屋，也有後期修建的半磚半板屋。這橋大約有75戶人家，都是19世紀中期，來自中國福建省泉州同安縣杏林社的周姓人家，同鄉之誼使得所有房子的木門幾乎都沒上鎖，甚至也不掩上，人人皆可自由出入。

檳城當年以港口貿易著名，南來的中國人不完全都是經商者，他們到來，若住到陸地上去，需繳交各種和房屋有關的稅務，比如門牌稅、水電費等等，身邊只有有飢餓相伴的貧窮移民，連吃飽取暖都成問題，遑論住房。為了方便互相濟助，尋找同鄉同姓人一起攜手在海上建造房子。這其中大部分人靠捕魚為業，另一部分從事港口駁運和海洋運輸產業，皆屬勞動階級。由於無錢付給地稅，只好在沒電沒水的情況下居住。今天打開自來水喉，水就來了，按一下電掣，就有電流的年輕孩子，根本無法想像那種生活。只為喝一杯水，得先到陸地上別人家裡購買自來水，尚得自己擔到家裡的廚房煮開，才有開水喝。每天晚上都在無燈的夜晚摸黑，倘若需要照明，用一種昏

朦朧不明的火水燈，閩南語叫「臭土燈」，聽着便曉得那燈的味道並不好聞，點燃時家裡的空氣質素不免受影響，要不然就是一片黑暗。生活艱辛困苦，不同姓氏的橋卻一座接一座出現，最後形成檳城海邊一道獨特的水上村落風景。

喬治市入遷後各國遊客慕名前來，姓氏橋上人頭擁擠，許多住家改成店舖，門口走道擺掛商品，並非昂貴名牌，多是旅遊紀念品，比較代表性的有小娘惹的磁鐵，畫着檳城街頭「姐弟共騎」壁畫的T恤和手袋等、女裝套迪沙籠和男的格子沙籠、各色花樣的帽子和陽傘等等。

商業化的代價是紛擾喧囂。有些人家的門口立着「不許打擾」的牌子。明知道向前走的歲月，無法讓他們還原從前安寧靜謐的平常生活，只盼遊客自動自發別過度騷擾。聽說有過於主動的遊客，從住屋大門一路川行到後門，隨意參觀，自由拍攝，且好奇地打開人家廚房餐桌上的菜單，查看今日午餐吃剩什麼東西。

「禁止擅入」的牌子旁邊，坐着笑咪咪的老婦人（當我們當她是風景的時候，她也當我們是風景呀！），態度親切如閩南話問：「要不要進來喝茶？」多好的問題呀！作為檳城主人的人馬上感覺臉上有光，嗓子提高兩度「我們檳城人很好客的！」美國作家立馬點頭：「我同意。」笑着對檳城年輕人說：「我們這兩天就很深刻地體會到檳城人的熱情。」

老婦沒有因為我們的拒絕而不滿，繼續邀請「要不要進來坐坐呀？」有人也許會她熱情的邀請裡蘊含別的意思圖，其實檳城人的待客之道向來如此親切。「可是我們時間不夠，下次吧。」我說。老婦對我們擺擺手，「記得呀，下次

來。」

來參與檳城采風活動的世界各地華文作家共30個，有些是首次走進檳城喬治市，也有來過多次，仍然喜歡並想要再來看檳城的朋友。他們對姓氏橋的景觀不只好奇，更多的是關心，因為這裡是南來華人第一站。也因懷舊情結，平日一有時間，常常到姓氏橋走動，那些悠閒地坐在橋頭橋尾廟宇的老人家，安詳地閱報、看電視聊天、喝茶或咖啡，並吃點心，可憐周遭環境骯髒雜亂。後來阿牛執導，演員李心潔、戴佩妮、梁靜茹、曹格等主演的電影《初戀紅豆冰》，在姓周橋拍攝場景。過後姓氏橋辦了幾次藝術創作坊，不能說居民從此對藝術有認識，然而，姓氏橋住戶逐步在改變生活習慣。門前門後，木橋棧道旁栽種許多繽紛花樹，居民不再隨手胡亂丟擲垃圾，環境乾淨美觀之外，橋上尚有手寫的色彩豐富指示牌：旅館、雜貨店、廟宇、海鮮餐廳、美髮院等，且劃上箭號，方便遊客觀光路向。

從姓氏橋出來，驕陽仍似火，作家們毫無怨言，在車上大力讚賞風景和人情之美，可惜我不會唱歌，要不然，真想一路上給大家唱首「我太愛這片土地，當然也愛上了它的天氣，讓我用馬來西亞的天氣來說愛你。」我們的熱情就像我們的天氣，熱，可是叫人難忘。



■姓氏橋中最出名的是姓周橋 網上圖片

方寸不亂 方芳

鴨脷洲口音

好友們酒樓聚餐，其中一位總是無辣不歡，要了一碟辣醬嫌不夠，還要加辣椒油，平日更要求供應小紅椒。她自稱是樓市「雙辣招」，甚至是樓市「加辣招」。香港人每天都浸淫政治經濟氛圍當中，政經術語，朗朗上口。

另一次在酒樓午餐，有紅豆沙糖水贈送，我問：「可有綠豆沙？」侍應大條道理說：「贈送的甜品只得一個選擇，想有選擇是可以的，請付錢。」既然是贈送也就不多言了，沒理由和錢作對吧。奇怪的，端上枱的「紅豆沙」，竟然變了綠豆沙……

怎麼沒有選擇的「紅」，卻變了期待中的「綠」了？不用說，當然是侍應自己擺烏龍，正當大家疑惑之際，他醒目自嘲一番：「對不起，我剛才說的是鴨脷洲口音。」「鴨脷洲口音」成為調侃語，大家都笑了，但家住鴨脷洲中產屋苑的朋友，卻笑不出來，鴨脷

萃地連 盈慧

撇開其他國際新聞不說，上月份最佳娛樂節目，相信來一次全球性民意調查，也必然是特朗普和希拉里這對實貝穩奪冠軍了，就是幾十年來對政治全無認識而又感興趣的公公婆婆，茶餘飯後提起這個搞笑論壇，都不由得口沫橫飛加一把嘴，政治論壇可以那麼深入民間而又淺薄到老幼咸宜翻天覆地，這對喪男、戀婦人，真是開了前所未有的先例，就算兩個人都做不成總統，「棟篤笑」這口飯也足夠兩老賺個盤滿鉢滿，晚境無憂。

說實話，橫看直看，這對男女，真的看不出有半點像個擔當得起國家大事的人才，當中任何一個坐上白宮，大不了都像個普通小型士多店的老闆而已，希拉里尤其令人驚奇在由始至終都在演戲，一舉手，一噱笑，完全給人感覺好像曾經得過學院派最佳演技大獎。她大踏步自我感覺良好走一轉大圓枱，張開大麻鷹翅膀一樣的雙手，跟她的支持者來個熱烈的熊抱，就教人難以相信她這個大媽造作的姿態「美」得來有多少誠意，這形象在香港一些地區角落不是已看慣看熟嗎？說她一身大媽衣着的打扮會予人親切感，不外是她粉絲們少見多怪，一時給她誇張的大動作迷住了眼，才糊裡糊塗天真地打高分數，好幾場辯論跑贏對手，也就無話可說，雖然特朗普的確厲害。

鹹檸檬與酸老橙

事實那個窩囊老粗也不像話，才令選民無可選擇兩旁取其輕，讓大媽誇大他過去口不擇言非議女性博取女權分投票，一時改正要害，老粗手忙腳亂了，可是道歉過後，畢竟事過境遷，也算洗過白白了，可是希拉里那四萬三千個電郵，就無可道歉了事，無論如何狡辯都水洗不清吧，前些日子支持她的情緒派，回過神來，必然要這大媽頭痕了。

總之這對寶貝，一個是鹹檸檬，一個是酸老橙，都不是什麼好貨色，大不了給全球花生友看過幾場真人鬧劇開心過一陣子，值回消耗的電費算了。

獨家風暴 呂書練

在政治化的社會風氣下，本屆立法會出師不利，先有主席「國籍問題」，再有議員「辱國問題」，但其實，這兩個問題是有關聯的。

年輕議員之所以走入「建制內」公然辱國辱華，表面看只是「玩嘢」兼「幼稚」，但「玩」的背后是有淵源的，這在年輕人中還有相當代表性，因為他們習慣了「中港關係」之類語境，加上個別傳媒、議員和學者的「去中國化」之類言論，年輕人在潛移默化中就覺得香港人和中國人是兩個完全無關的身份。

當年談判時，鄭公為了尊重港人的情緒和歷史現實，允許「雙重國籍」，這包括部分重要和敏感性格議員，比如立法會內十二個功能組別議員、區議會議員和法官都可擁有外國國籍（基本法第九十條只規定終院和高院首席法官不得持有外國居留權，但第九十二條卻說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請法官和司法人員），這顯然是一個過渡性安排。

但涉及「忠誠度」問題，因為持外護照者必須宣誓效忠入籍國，這就出現「雙重效忠問題」。我有女友因嫁英國人而居住倫敦逾十年，本可申請入英籍，但她因為不喜歡英女王，而入籍程序要發誓效忠女王，所以她就一直不入籍。

中央為了落實對「一國兩制」和「五十年不變」等承諾，對香港司法界可謂尊重有加，但無論是三十年前制訂的基本法，或更早年實行的本地法例都難免有過時之處。香港回歸近二十年，這期間，香港、內地的民情、社會風氣和國際形勢都有很大變化，而香港原來的「宗祖國」英國也出現多次法律改革和修訂，中央政府、香港政府及其重要公職人員也應考慮作些調整。

此外，像最高層職位比如特首或議長、司長之類，其配偶國籍是否也應受到限制呢？這樣不但顯示對國家的忠誠，也是對人民的承擔。配偶是枕邊人，影響是無形而絕對的。記得兩年前台北市長選舉時，國民黨候選人連勝文太太擁有加拿大籍，就成為爭議點，這不是民粹，而是老百姓對掌權者的微小期望而已。

香港地小人多，不是沒有人才，而是需要真正有承擔的高級公職人員。否則，香港的公共資源和重大決策都掌握在「外國人」或「外國人」配偶手中，老百姓難免欠信心而生不滿了。